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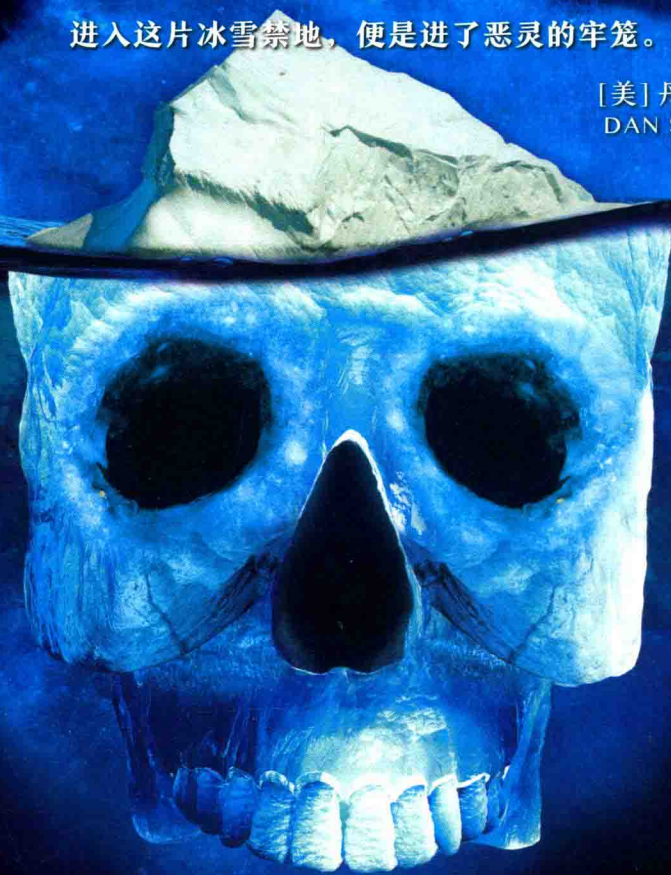
THE TERROR

极地恶灵 上

进入这片冰雪禁地，便是进了恶灵的牢笼。

[美] 丹·西蒙斯 著
DAN SIMMONS

左惟真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THE TERROR

极地恶灵^上

[美] 丹·西蒙斯 著
DAN SIMMONS

左惟真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极地恶灵 / (美) 丹·西蒙斯 (Dan Simmons) 著 ;
左惟真译.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2018.5
(读客外国小说文库)

书名原文 : The Terror

ISBN 978-7-5594-1657-5

I . ①极… II . ①丹… ②左… III .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43277 号

THE TERROR: Copyright © 2007 by Dan Simmons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Armonk, New York, U.S.A.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 © 2018 上海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经授权, 上海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 (简体) 版权
图字 : 10-2018-080 号

书 名 极地恶灵

著 者 (美) 丹·西蒙斯

译 者 左惟真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特邀编辑 唐正瑛 刘 雨 徐奥林

责任监制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文化

版 权 读客文化

封面设计 读客文化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吉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x 1270mm 1/32

印 张 28.5

字 数 631 千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1657-5

定 价 128.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 010-87681002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THE TERROR

极地恶灵



读客外国小说文库

激发个人成长



CU 03407977

读客文化

目 录

1 克罗兹	003
2 富兰克林	017
3 克罗兹	035
4 古德瑟	055
5 克罗兹	064
6 古德瑟	073
7 富兰克林	083
8 克罗兹	102
9 富兰克林	115
10 古德瑟	128
11 克罗兹	138
12 古德瑟	152
13 富兰克林	166
14 古德瑟	180
15 富兰克林	195
16 克罗兹	218
17 厄文	251
18 古德瑟	269

19 克罗兹	278
20 布兰吉	292
21 布兰吉	299
22 厄文	327
23 希吉	343
24 克罗兹	353
25 克罗兹	372
26 古德瑟	390
27 克罗兹	401
28 培格勒	422

我以爱，将本书献给肯尼斯·托比、玛格丽特·谢尔登、罗伯特·科斯威特、道格拉斯·斯宾塞、杜威·马丁、威廉·瑟夫、乔治·芬拿曼、德米特里·迪奥姆金、查尔斯·莱德勒、克里斯蒂安·尼比、霍华德·霍克斯与詹姆斯·阿尼斯，非常谢谢他们给了我永不褪色的北极记忆。

正因白色难以捉摸的特质，其概念一旦脱离和善的联想，而与恐怖的事物结合，就会把恐怖推向极致。亲眼去看看极地的白熊、热带的白鲨吧，不就是它们平滑、鳞片的白，使它们成为可怕绝伦的动物吗？正是那死人般的白，为它们无声且意气洋洋的表情增添一股可憎，甚至比恐怖更令人厌恶的柔和感。也因此，即便是凶猛、露出尖牙的老虎穿着它色彩鲜明的外衣，也无法像全身被白色包裹的熊或鲨一样撼动人们的勇气。

——梅尔维尔《白鲸记》

（Herman Melville, *Moby Dick*, 1851）

1

克罗兹

北纬七十度五分，西经九十八度二十三分

一八四七年十月

克罗兹船长登上甲板，发现来自天空的幽灵正在攻击他的船。在“恐怖”号上方有几十道隐隐闪现的光束向他直刺而来，却又倏地缩了回去，仿佛恶狠狠的幽灵伸出绚烂的手臂准备发动攻击，最终却下不定决心。幽灵骨骼分明的手指伸向“恐怖”号，张开，准备捕攫，然后又收了回去。

外面的温度是零下五十华氏度，而且还在迅速下降中。稍早之前，就在一天中仅有的一小时微弱晨光出现之际，起了一场大雾。为了降低船上人员被落冰击中以及船因覆冰过重而翻覆的风险，三根中桅和更上方的上桅、上索具、最高桅都已被拆下收起。如今雾已散去，短了一大截的船桅看起来就像被粗暴修剪过的树枝，枝叶落尽，包覆着冰雪，反射出从昏蒙地平线一端舞动的

到另一端的北极光。

克罗兹注视着眼前的景象，在极光下，船四周锯齿状的冰原先变成蓝色，接着释出血光般的紫红，最后发出翠绿的光，颜色像极了童年时见过的北爱尔兰山丘。在距船首右舷约一英里远处，遮挡住姐妹船“幽冥”号的巨无霸冰山也一度如幻象般绽放光彩，好似内部有团冰冷的火焰在燃烧。

克罗兹拉起衣领，仰起头——他四十年来检查船桅及索具时养成的习惯，注意到头顶上的星光冰冷而稳定，但靠近地平线的星光不只在摇曳，还会移动，时而左蹦右跳，时而上下轻摇。

克罗兹不是第一次见到这番景象，上次与罗斯到南极，以及前几次在北极水域探险时他都看到过。参与那次南极之旅的一名科学家（他在冰雪中度过第一个冬天时一直忙着磨制并擦亮自己的望远镜镜片）就曾经跟克罗兹说，冰封的海面及看不见的冰冻陆块上方，覆盖着一层厚重但不稳定的冷空气，当光线在其中不断快速折射时，就可能造成星光扰动。他口中的冰冻陆块，指的是人类尚未亲眼见过的新大陆。或者，克罗兹心想，是白人未曾见过的北极圈内新大陆。

克罗兹和他的朋友、当时的探险队总指挥詹姆斯·罗斯发现一个过去没人知晓的大陆——南极洲，也不过是将近五年前的事。他们用罗斯的名字为那里的海洋、峡湾及陆地命名，用赞助者和朋友的名字为山岭命名，用他们的两艘船（现在这两艘船）的名字，为两座能从地平线上看见的火山命名，于是那两座冒着烟的山就叫作“幽冥”和“恐怖”。克罗兹很讶异，他们没有用船上那只猫来为重要的地形或地物命名。

也没有用他的名字来命名。截至一八四七年十月这个天色昏

暗的冬日傍晚，没有任何一块北极或南极的陆地、岛屿、海湾、峡湾、群山、冰棚、火山，或他妈的随便一座浮冰山叫作弗朗西斯·罗登·摩伊若·克罗兹。

克罗兹一点儿也不在乎。其实他想这些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有点醉了。好吧，他想，同时调整脚步，让自己在这船身朝右舷倾斜十二度、船首下垂八度的结冰甲板上保持平衡。这三年来我经常喝醉，不是吗？一直没清醒过来，自从苏菲……不过，跟那可怜又不幸、再怎么清醒也没用的废物富兰克林比起来，我就算是喝醉，也是比他强得多的海员及船长。他那头脸颊红润、口齿不清的宠物卷毛狗菲茨詹姆斯也一样，跟我没的比。

克罗兹摇摇头，踏着结冰的甲板朝船首走去，走向在摇曳闪烁的极光下唯一看得到的守卫。

这守卫身材短小，长得像老鼠，名叫科尼利厄斯·希吉，是名副船缝填塞匠。在这里担任守卫的每个人在黑暗中看起来都一样，因为他们领到的是同样款式的御寒衣物。他们都裹着一层层法兰绒和羊毛衣，外头罩着厚重的防水大外套，肥大的袖口下，露出臃肿的连指手套；他们都用威尔斯假发——一种有耳罩的厚重值班风帽紧紧包住头，还用长长的保暖巾缠住整颗头，只露出冻僵的鼻尖。不过每个人打理或穿上御寒衣物的方式仍有些不同：有人多围了一条从家乡带来的保暖巾，有人硬是多罩上一顶威尔斯假发，有人的皇家海军定制手套下，则隐约可见他的母亲、妻子或爱人亲手编织的彩色手套。所以，即使他们人在外头被黑暗包围住，离克罗兹还有一段距离，克罗兹还是能够借此辨认出船上尚存的五十九名军官与船员。

希吉这时正顺着被垂冰包覆的船首斜桅方向往船外眺望。皇

家海军“恐怖”号受到冰层推挤，现在是船尾向上、船首向下，船首斜桅最前端的十英尺埋在海里，形成一道冰脊。不知是这位副船缝填塞匠完全迷失在自己的思绪还是天太冷，直到克罗兹走到他身旁的护栏前，他才注意到船长过来了。护栏宛若一座冰雪筑成的祭坛，而守卫的霰弹枪就靠在祭坛上。在酷寒的室外，就算戴着连指手套，也没人想碰一下金属物品。

克罗兹倾身接近在护栏附近的希吉时，希吉惊了一下。“恐怖”号的船长看不见这位二十六岁小伙子的脸，倒是看见他呼出的气立时变成一朵可以反射北极光的冰晶云，从被威尔斯假发及层层保暖巾缠裹住的脸上飘出。

在冰天雪地的冬季，军人无须行礼，连航海中常用的手指触额礼也可以省略。不过裹着厚重衣物的希吉，还是行了甲板人员为了感激船长访视所行的古怪小曳步——耸肩——点头礼。

因为天气实在太冷，守卫的值班时间已从四小时缩短为两小时（克罗兹心想，在这艘太过拥挤的船上，我们不仅有足够的人员可以轮班，守卫人数再加倍也没问题），而且从希吉慢吞吞的动作可以看出他已经快冻僵了。虽然克罗兹告诉过他们很多次，在甲板上要不时活动筋骨，走动一下或原地跑步，必要时还可以上下跳，只要随时注意冰上的情况即可，但他们却宁可不动如山，仿佛自己是在南海海面上，穿着热带休闲衣全神贯注地观察追寻美人鱼的踪迹。

“船长。”

“希吉。什么事？”

“长官，他们开枪后……就那一声枪响……差不多两小时后，一切正常。但刚刚我听到，应该是……也许是一声尖叫，是

有个东西，船长……从那冰山后面发出来的。我跟厄文中尉报告过了，不过他说，那大概只是冰在作怪。”

“幽冥”号方向一传来枪响，克罗兹就得到了通知，并在两小时前登上了甲板，不过枪响没有再出现，他也因此没派人到另一艘船上去通报或到冰原上去调查。摸黑到冰冻的海里本身就很危险，更何况现在在满布陡峭冰脊及高大雪脊的蛮荒冰原里，还有那只……东西……在等着，派人出去根本等于要他们去送死。现在两艘船唯一能互通信息的时间，只有接近正午那段一天比一天短的微亮时光。再过不了几天就不再会有真正的白昼了，只有北极的永夜。二十四小时的夜。一百天的夜。

“也许是冰，”克罗兹说，心里想着厄文为何没跟他报告有尖叫声这回事，“还有枪响，那也是冰在作怪。”

“是，船长。是冰没错，长官。”

两个人心里却都不相信。毛瑟枪或霰弹枪的枪响都非常独特，即便是从一英里外传来也不容易听错。在如此接近北极之地，声音更传得异常遥远而清晰。不过，浮冰确实比先前更紧迫地压挤着“恐怖”号，并且不时隆隆作响，呜咽、破裂、折断、怒吼，或尖叫。

最困扰克罗兹的是尖叫声，他每晚仅约一小时的熟睡时光经常会被打断。这种声音像极了 he 母亲临终前几天的哭号……也像他老姨妈说的故事中，女巫在夜里预测家人死期已近时发出的哀号。而这两种声音都让当时年幼的他辗转难眠。

克罗兹慢慢转过身。他的睫毛上挂着冰霜，呼出的气与鼻涕也在上唇结了一层硬壳。船上的人已学会把胡子塞进保暖巾和毛衣里，塞得愈深愈好，即便如此，他们还经常被迫剪掉与衣物冻

成一团的毛发。跟大多数军官一样，克罗兹每天刮胡子——为了节省燃料，侍从送来的“热水”通常只是勉强融化的冰——这让刮胡子成为一件苦差事。

“沉默女士还在甲板上吗？”克罗兹问。

“哦，是的，船长，她几乎一直在。”希吉压低了声音，但其实根本没有必要。即使“沉默”听见他们的对话，也不可能听得懂他们的语言。可是船上的人却相信——随着冰原里那只东西潜伏在他们附近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们更加相信——这位年轻的爱斯基摩女人是拥有神秘力量的女巫。

“她跟厄文中尉一起待在左舷的哨站。”希吉加了一句。

“厄文中尉？他不是一小时前就下哨了吗？”

“对，长官。不过这几天，不管沉默女士在哪里，中尉都跟到哪里。长官，希望您不会怪我直说。她不下到船舱，他也不下去，除非他不得不下去。我的意思是……我们没有人能像那个巫……女人，在外面待那么久。”

“盯着冰原，专心顾好你的工作，希吉。”

克罗兹粗哑的声音又把这名副船缝填塞匠吓了一跳，但他还是尴尬地行了耸肩礼，然后转过头去，雪白的鼻子再次朝向船首外的黑暗。

克罗兹大步朝左舷的守望哨走去。八月时，他们以为有机会脱困，足足兴奋了三个礼拜。上个月希望破灭后，他准备让船在此过冬。克罗兹再次下令把下桅绕着船的平行轴转上去，形成一道主梁，接着他们搭起金字塔形的帐篷，把大部分主甲板盖住，并重新把在空欢喜中拆下并收好的木制屋椽装回去。可是，即使大伙儿每天都花好几个小时的工夫在雪中铲出几条厚约一英尺的

通道，用尖嘴锄、冰凿等工具除冰，清掉落在帐篷里的雪沫，最后撒上一道道的沙来增加走道摩擦力，甲板表面仍然结着一大片冰。在前后左右都倾斜的甲板上，克罗兹的移动方式与其说是大步走，还不如说是在做优雅的滑冰动作。

这时段的左舷守卫是准少尉詹姆斯·伊凡斯。他是船上最年幼的船员，大家叫他汤米或汤姆，他总是把他母亲织的一顶怪模怪样的绿色针织帽整个紧罩在他笨重的威尔斯假发上，克罗兹一眼就能认出他来。伊凡斯向船尾移动了约十步，让第三中尉厄文及沉默女士保有一点隐私。

克罗兹想踢人，踢每个人的屁股。

爱斯基摩女人身穿毛茸茸的毛皮外衣、连衣帽及裤子，看起来就像一头矮小圆肥的熊。她的后背半对着身材高大的中尉，厄文顺着护栏紧靠着她，没有碰到她，但比起军官与绅士们在露天派对或游艇上与淑女们保持的距离来说，他们两人的距离近多了。

“厄文中尉。”克罗兹并非有意要在问候中加入强烈的呵斥，可是这个年轻人的直觉反应还是让克罗兹有点得意。厄文当下吓得魂不附体，像被一把利刃刺了一下，几乎失去平衡。他用左手抓住冻结的护栏，然后——虽然他明知船困在冰中时的行礼规定，还是坚持举起了右手，行了正式军礼。

这礼行得还真荒唐，克罗兹心想。穿戴着臃肿的连指手套、威尔斯假发，以及层层御寒衣物的年轻厄文，原本就很像一头在行礼的海象了，再加上这小子并没有用保暖巾盖住他刮干净的脸——也许是想让沉默女士看看他有多英俊——鼻孔下方挂上了两根长长的垂冰，看起来就更像了。

“不用多礼。”克罗兹半斥责地说。你这白痴，他心里补上

一句。

厄文僵直地站着，注视着沉默——至少是注视着她毛茸茸的连衣帽，然后张口想说话。但是，他很显然根本不知道要说什么，于是又闭上嘴。他的嘴唇和他冻僵的皮肤一样惨白。

“现在不轮到你值班，中尉。”克罗兹说。他再次从声音里听出自己的权威。

“是，是，长官。不对，长官，我的意思是，船长您是对的。我的意思是……”厄文再次闭上嘴，不过嘴里的牙齿还在不断打战。在这酷寒天气里，牙齿可能会在两或三小时后碎掉——准确来说是爆裂开来，碎掉的骨头及珐琅质碎片会嵌进两颞紧合后形成的空穴中。根据克罗兹的经验，有时候还可以在牙齿爆裂前先听到珐琅质的龟裂声。

“你为什么还待在这里，约翰？”

厄文想要眨眼，但他的眼皮已经被冻僵，只能睁着。“您命令我看好我们的客人……要留心……要照料沉默，船长。”

克罗兹叹出的一口气变成冰晶，在空中飘了一秒后，掉在甲板上，仿佛许多粒小钻石落在地上。“我不是指每一分钟，中尉。我要你看好她，向我报告她做了什么事，让她远离船上的不幸与伤害，而且不要让船上任何人做出……占她便宜的事。你觉得她现在待在外面甲板上比被人占便宜更危险吗，中尉？”

“没有，船长。”厄文的话听起来不像是回答，反倒像是问句。

“你知道一块肉直接摆在外面多久会冻结吗，中尉？”

“不知道，长官。我的意思是，知道。我想应该非常快。”

“那你应该要知道，厄文中尉，你已经冻伤六次了，而且现

在还不算是真正的冬天。”

厄文中尉忧愁地点了点头。

“不到一分钟，没有衣物保护的指头或拇指，或躯干的任何部位，就会被冻成冰棒。”克罗兹继续说，他知道自己根本在胡诌。在温度只有零下五十华氏度的情况下，肉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才会结成冰，不过他希望厄文不知道。“在那之后，暴露在外面结成冰的地方会像冰柱一样断掉。”克罗兹补了一句。

“是的，船长。”

“那么你真的认为我们的客人有可能会……被人占便宜……在甲板上，厄文？”

在回答之前，厄文似乎在思考。克罗兹明白，这名第三中尉花了很多时间在思考其可能性。

“到下面去，约翰。”克罗兹说，“请麦克唐纳德医生看看你的脸和手指。我对上帝发誓，如果你又严重冻伤，我一定会扣你一个月的皇家探索队薪水，并写信告诉你母亲。”

“遵命，船长，谢谢您。”厄文再次敬礼，他知道自己得识相些。低身钻入帐篷里，朝主梯道走去的时候，他的一只手仍半举在空中敬礼。他没有回头看沉默。

克罗兹又叹了口气。他喜欢约翰·厄文。这小子志愿来参加探险，跟他一起来的还有另外两个他在皇家海军“优良”号服役时的伙伴——第二中尉哈吉森及大副霍恩比。不过“优良”号是艘糟透了的三舱层船，在诺亚忙着制造他的方舟之前就已经是艘老船了。那艘船没有任何船桅，而且永久停泊在朴茨茅斯，用作皇家海军训练新秀炮手的训练船。克罗兹知道它停在那里已经超过十五年了。很不幸，先生们，他们第一天上船时，克罗兹曾告